

孙沁文
——著

凜冬之棺



凜冬之棺

孙沁文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凛冬之棺 / 孙沁文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33-3158-6

I. ①凛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420 号



凛冬之棺

孙沁文 著

责任编辑: 王萌

责任校对: 刘义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Caramel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马汝军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.875

字 数: 128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158-6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——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

午夜文库——

《凛冬之棺》——古典密室推理的捍卫者

时晨

“既然密室题材所受诟病最多，被读者公推为可信度最低，我们就以此为例，来一场全面剖析。”

——约翰·迪克森·卡尔《三口棺材》

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斯蒂芬·杰·古尔德（Stephen Jay Gould）曾经就进化论提出过一套“醉汉回家理论”。这套理论指出，物种只会越进化越复杂，而不会越进化越简单。打个比方，一个醉汉行走在一条小路上，一边是墙，一边是水沟，假设这条路很曲折，那么醉汉终将在某个时间点掉入水沟中。因为即使撞到墙，也会被反弹，绝对不会穿墙而过，所以从概率上讲，醉汉最终必会掉进水沟里。所以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，只能朝水沟方向踉踉跄跄地前行，生命形式便会进化到无限复杂，水沟指的就是复杂生物，而那堵墙指的就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——单细胞生物。

那么，我们应该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——当物种进化到极简状态，便无法继续进化，原因则是撞上“演化的右墙”。

台湾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唐诺曾下断言，密室推理小说已然撞上了右墙，到达了不可逾越的极限，而徘徊在这演化右墙跟前的，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推理作家约翰·迪克森·卡尔。这种论调似乎并非唐诺先生首创。资深推理迷应该会有切身体会，即便是卡尔这般的高手，晚近的几部密室杀人为主题的推理小说，其核心诡计也开始重复自我。这样看来，密室诡计到了右墙似乎就能够说得通了，是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诚然，黄金时代之后的欧洲文坛，几乎已无传统英式推理的继承者（法国的保罗·霍尔特是个例外），但放眼世界，日本自一九八七年新本格运动以来，出现了一批如二阶堂黎人、森博嗣、加贺美雅之、贵志佑介等对古典密室题材推理创作充满热忱的推理作家，继而贡献出了不同于先辈的，更具时代性和独创性的密室杀人诡计！

是的，新时代会带来新的技术，而新的技术则能给“杀人诡计”带来更多可能。君不见森博嗣的《全部成为 F》的核心诡计，若无摄像技术，则难以告竣。而这一门技术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，几乎是天方夜谭！古人不见今时月，就算卡尔脑洞再大，也无法想象用现今的网络技术遥控操作，来完成一起完全谋杀。所以，新的技术带来新的“密室革命”，而推理作家孙沁文这本《凛冬之棺》正是新时代“密室革命”中，试图用新概念、新手法创作出的一部佳作。

专攻密室的推理作家

在浩瀚如烟的不可能犯罪题材的书目中，密室杀人永远占据

着最重要的位置。可以说，在推理小说里，密室杀人是最纯粹的智力挑战，也是最华丽的谋杀方式。试想在一间门窗反锁的屋子内，被害人横尸屋中，凶手人间蒸发，这是何等的想象力？如此有魅力的谜题，怎能不吸引古往今来的挑战者们前赴后继？更何况世界上第一部推理小说《莫格街凶杀案》（*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*）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密室杀人案，足以证明这类题材的魅力。

提到密室杀人，那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伟大的推理作家约翰·迪克森·卡尔。与其他推理作家不同，卡尔似乎只对密室杀人这一类题材的推理小说感兴趣，并终其一生，主要都在创作以密室杀人为主题的小说，数量惊人。如此专情于密室，且不断创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密室诡计，让卡尔博得了黄金时代“密室之王”的美誉，也令他与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埃勒里·奎因并称为欧美侦探小说“三巨头”。

如同食蚁兽和犰狳等单食性动物一般，像卡尔那样只挑战密室杀人这类创作题材的作家，日本推理界也有不少。比如被读者戏称为“日本卡尔”的二阶堂黎人，以及“最接近卡尔的作家”加贺美雅之等。他们的作品背景通常发生在中世纪色彩浓重的城堡或修道院，辅以哥特式的恐怖传说、诅咒。这些元素和卡尔的创作风格极其相近。

而在中国，本书的作者孙沁文似乎也是这么一类“单食性”推理作家。自二〇〇八年出道以来，孙沁文以“鸡丁”和“冯亮”为笔名，分别在《岁月推理》《推理世界》和《最推理》等国内知名推理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推理小说，被誉为中国推理的“密室之王”。因为几乎所有作品都是“密室杀人”题材，所以很多读者认

为这样的创作未免重复自我，不够具有创新性。这种对于密室题材的偏见俯首皆是，不值一哂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一块羊肉，作为一种食材，烹饪的方式便有上百种，密室推理亦然。无论是奇特的谜面，还是天马行空的解答，孙沁文在密室推理的尝试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。在他笔下，大到雪地沙滩，小到橱柜棺材，都可以是密室杀人的案发现场！这种穷极密室杀人的一切形式和方式的努力，不曾让我们见识到了密室题材在表现形式上的广度，还在最后解答中探寻了密室题材的深度。

中国推理在民国时期已蔚然成风，从程小青到孙了红，鲜有以密室杀人为主题的小说。所以，从某些意义上来看，将孙沁文称之为“中国密室推理的捍卫者”，并无不妥。

回到这部作品，孙沁文用一种近乎将自己逼入绝境的方式，正面攻打三种不同形态的密室谜面，这份勇气实在可嘉，也不禁让读者为他捏一把汗。要知道，独创性的密室，用某些评论家的话来说，一部作品中能有一种便该额手称庆，而孙沁文竟然同时将三种原创（这里的原创是指前人不曾在推理小说中使用过）的密室诡计，塞入一部作品中，增加作品厚重感的同时，也流露出一种跃马顾盼的雄姿——谁说密室推理已经穷尽？远远没有！孙沁文用一种焕然一新的方式，宣示着密室推理，未来可期。

传说与现实交织的恐怖美学

恐怖文学的兴起，源于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·雪莱，她于一八一八年创作的《弗兰肯斯坦》(Frankenstein)可以算作恐怖文学的鼻祖。之后，“侦探小说之父”埃德加·爱伦·坡则将其发扬光大。爱伦·坡的创作风格具有一种病态般的美感，文字中的诡

异与黑暗令人难忘。那种神秘且冰冷的触感，可在其作品中一窥其貌。如《厄舍府之倒塌》阴暗恐怖的公馆、《黑猫》墙壁中的恐怖惨叫，甚至世界第一部密室推理小说《莫格街凶杀案》血腥暴力的杀人现场，无不展现其独特的恐怖美学。

如此看来，密室推理与超自然力量宛若一对孪生兄弟。自打有了密室杀人，总会被披上一层怪力乱神的面纱。案件的发生，伴随着传说中的鬼神、诡异的巫术和妖异的诅咒。尽管读者都知道，在推理小说的世界，这一切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最终都能得到解答，但缺少了这些元素，密室杀人的魔力就会减弱许多。好比生鱼片配芥末，小笼包配米醋，两者搭配起来才能将故事的魅力发挥到极致。

所以，卡尔才会如他的前辈爱伦·坡一样，钟情于创作具有浓郁哥特风格的推理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惊悚、诡异、神秘、血腥等元素，基本上奠定了卡尔的创作基调。譬如他笔下第一名探基甸·菲尔博士首次登场的作品《女巫角》，就是以女巫的诅咒为题，讲述查特罕监狱的绞刑场，历代狱长被杀的故事。在此书出版的次年，《瘟疫庄谋杀案》更是将恐怖传说与密室杀人结合得近乎完美。

这类恐怖的鬼怪传说，起到的恐怕不仅仅是“提味”的作用。当推理小说漂洋过海传到东洋，“日本推理小说之父”江户川乱步则将推理元素与日式的猎奇异色结合到了一起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。乱步的文字，总是透着一股妖异的气味，他将畸形的心理与错乱的伦理诉诸笔端，揭示出一种人间地狱的面貌。如《人间椅子》的隐身愿望、《孤岛之鬼》的畸形怪谈、《帕诺拉马岛奇谈》的梦境世界。于是，猎奇几乎成了乱步的标签，也是他最擅长的题材。

受到卡尔和乱步影响颇深的孙沁文，自然也沿袭前辈的特质，在《凛冬之棺》中采用了“婴咒”这一独特诅咒形式来渲染小说的

氛围。所谓“婴咒”，亦即“夭胎的诅咒”。相传某个村庄存在一种名为“婴塔”的建筑。村中凡生女孩，就要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“婴塔”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怨灵聚集，在一位黑巫师的施咒下，死婴复生，最终将整个村庄化为地狱。通过“婴咒”这类咒术的设定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孙沁文在吸收欧美哥特小说和日式猎奇小说的同时，将其动机与内核成功本土化，创造出了一种更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的鬼怪故事。相比欧美式的幽灵、惊悚、黑暗风格的恐怖，这种因果宿命的感觉，颇具《聊斋志异》《子不语》等传统笔记小说的神韵。

论密室诡计的审美

早在一八七四年，巴黎卡皮西纳大道的一所公寓里，一群年轻的画家举办了第一次印象派画展。他们认为古典主义千篇一律，缺乏个人风格，他们对于绘画有着不同的看法。而“印象派”这个词，也是一些杂志借以讽刺他们的称号，画家们不以为意，欣然接受。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，印象派画家太前卫，从当时人看来，完全是在瞎画。现在，我们当然能体会到梵·高画中那些光与色的美感，这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审美。同样的，中国的文人画，不在于工整，也不在于形美，而是那股妙不可言的境地。画中书卷气直透出来的哲学和抒情，不是工匠画所具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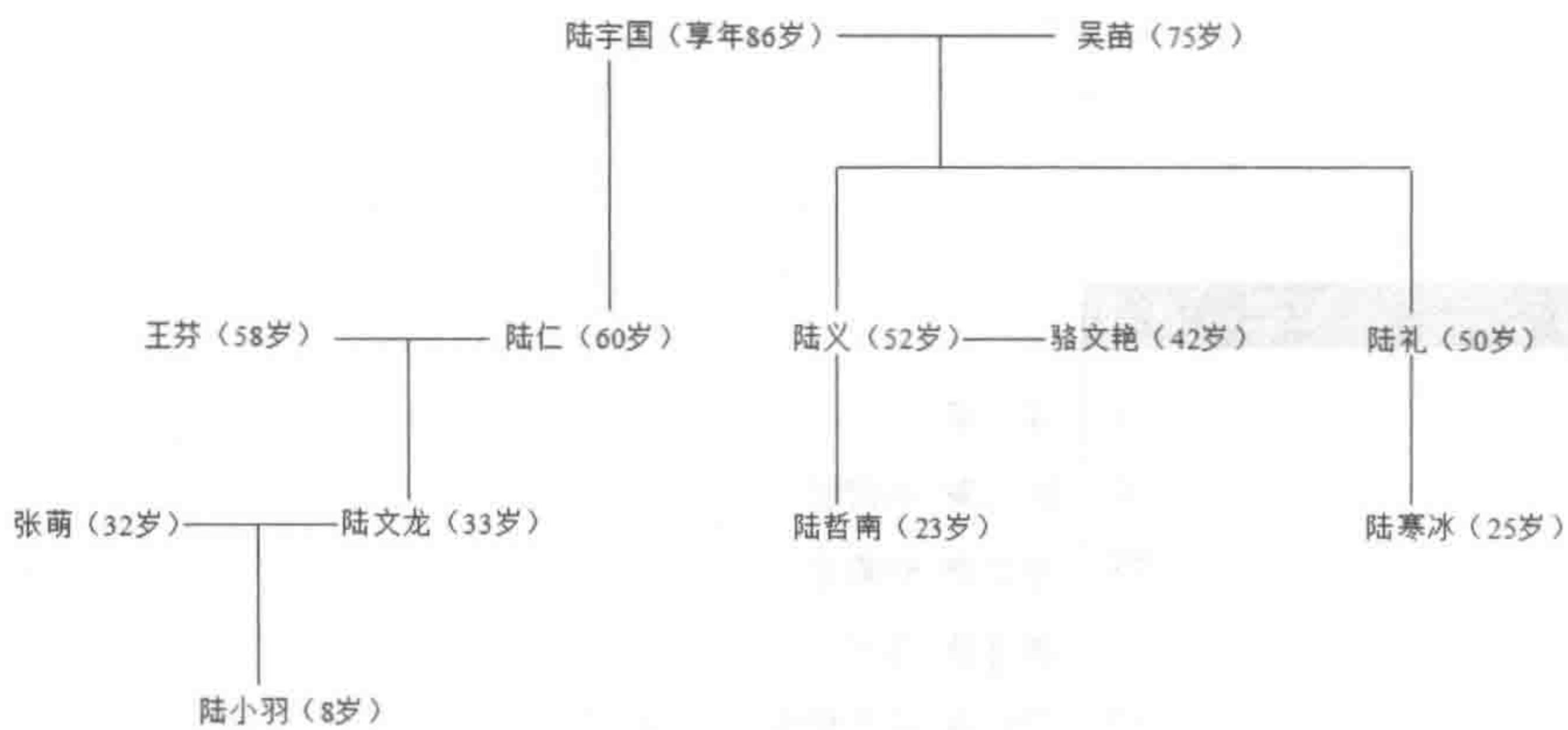
正如绘画中有写意和写实两种风格，推理小说也是。我们完全可以将含有密室杀人题材的本格推理小说，看成一种艺术品。自推理小说诞生的百年来，在密室推理的实用性手法已被前人开采殆尽的前提下，本格推理作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但在日本“新本格运动”的带动下，推理作家们开始不囿于一隅，敢于采用一种近

乎离奇的手法来实现杀人诡计。例如有“新本格教父”之称的岛田庄司，其代表作《斜屋犯罪》论及可行性为零，但毫不折损小说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力！为了杀死一个人，而建立一座房子，这种虚妄的犯罪手法堪称犯罪中的艺术！与之相比，现实性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诡计的巧思。在诡计的巧思性这点上，可以说是孙沁文创作密室诡计的初衷。

在孙沁文所创设的密室世界中，几乎所有诡计原理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。不同于繁复的操作，诡计原理是否能清晰的表达，与其“巧”分不开。当然，这里的“巧”并不是说排斥宏大震撼的诡计，即便如《斜屋犯罪》这样的庞然诡计，也可用一句话说清楚，其原理十分巧妙，一点就明。而笨拙的则如用一堆钓鱼线从各种角度拉扯，用一张复杂到令人跌破眼镜的示意图来忽悠读者的诡计。这种毫无美感且低劣的手法，都会被稍有追求的推理作家所不齿，在创作过程中，弃之如敝屣。

那么这种诡计的审美，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或者一把尺子呢？标准，有，尺子，没有。这种对于诡计敏锐的审美，需要大量的阅读以及对本格推理的高度理解。正如绘画、雕塑、书法等艺术一样，其标准体系很难说清。但我们都知道《三口棺材》是好诡计，《占星术杀人魔法》也是好诡计。至于《凛冬之棺》中的三个密室诡计，究竟到了什么境界，又能否登上世界级密室诡计之堂奥，我想，请读者给出一个公允的答案，最终，时间也会给出一个公允的答案。

陆家成员关系图：



其他出场人物：

季忠李（55岁）：陆家管家

刘彦虹（26岁）：陆家女佣

范小晴（28岁）：陆家女佣

叶 舞（26岁）：陆家租客，心理学硕士

钟 可（21岁）：陆家租客，声优

梁 良（31岁）：刑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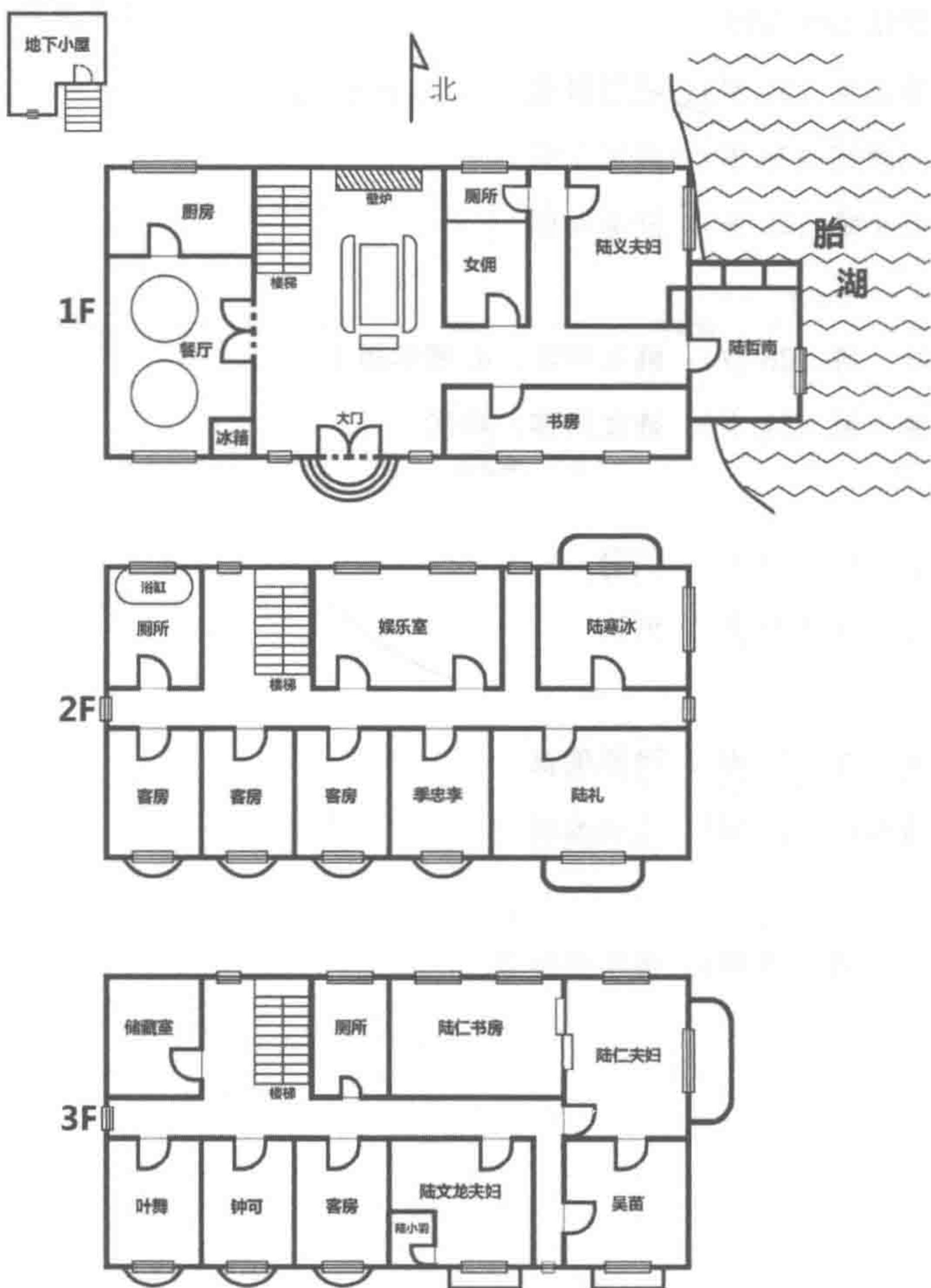
冷 璇（25岁）：刑警

杨 森（30岁）：漫画编辑

方慕影（21岁）：漫画编辑

安 镇（33岁）：青年漫画家

陆家宅平面图



序 章

圆月向夜空洒下白寂的光，月光倒映在镜面般的湖水上，却将四周的黑暗衬托得愈加浓重。

夜幕下，一个影子拨开薄雾，匆匆前行着。那是一个鬼魅般的人影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散乱的头发覆盖住双颊。这番异样的光景就像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夜色中穿行。

人影的手上似乎抱着某样东西，那东西在她怀里不停地蠕动，画面十分诡异。

踩着泥泞不堪的地面，人影脚上的黑色布鞋已经沾满泥水，但这丝毫没有减慢她行进的步伐。不久之后，人影驻足在湖岸边，不停地喘着气。她低下头，以冰冷的目光直勾勾地望向同样冰冷的湖水。旋即，她抬脚将岸边的几块碎石踢入湖中，似乎在试探那泛着涟漪的湖面究竟有多深。

人影瞥了一眼怀里的东西，那东西还在仿若挣扎般地蠕动……

忽然间，一声啼哭打破黑夜的沉寂，在这空旷之地更是格外响亮。

那哀怨的哭声正是来自人影怀里。

人影抱着的，是一个女婴。

人影瞪视了一眼被襁褓包裹着的婴儿。她仍然在哭，仿佛早已知道自己出生后的命运一般。然而，哭声在这冷漠的黑夜中并未换来任何东西，没有人为此动容。

人影将手臂伸开，让婴儿平躺在双臂前端。旋即，两根枯木般的手臂倏地放开，婴儿瞬间落入湖中。整个动作没有一丝迟疑。

紧随而来的“扑通”声过后，婴儿的身躯迅速沉入水底。人影看着这一切，目光中没有丝毫怜悯。啼哭声在这一刻戛然而止，却又仿佛隐隐约约从湖底深处传来。

人影没有多留一刻，在水面重新归于平静后，她转身离开湖边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缓缓走入身后的某幢宅子。

2

夏天的夜晚总是闷热难耐，加上房间里的空调年久失修，汗水已经浸湿了少年的背心。少年“啧”了一声，在凉席上翻了个身，仍然没有找到最佳的睡眠姿势。几只蚊子在少年的耳边嗡嗡作响，更让他烦躁不已。

少年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珠，决定起身。他叹了口气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双脚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着地上的拖鞋。打开桌上的台灯，墙上的挂钟显示此刻是凌晨两点。少年蹑手蹑脚地走出自己的房间。父母已经熟睡，他悄悄在门口换上鞋子，从屋里溜了出来。

像这样因为睡不着而大半夜偷跑出来玩，对少年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性格孤僻的少年十分享受这样的夜深人静。微微拂过的轻风让